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大唐新語 第十三章 舉賢

李大亮，隋末為賊所獲，同輩餘人皆死。賊帥張弼見而異之，獨釋與語，遂定交於幕下。大亮既貴，每懷張弼之恩。貞觀末，張弼為將作丞，自匿不言。大亮過諸途而識之，持弼而泣，悉推家產以遺之，弼辭而不受。言於太宗曰：「臣有今日之榮貴，乃張弼之力也。乞回臣之官爵以復之。」太宗即以弼為中郎，俄遷代州都督。大亮性志忠謹，雖妻子不見惰容，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。房玄齡每稱曰：「李大亮忠貞文武，有大將節，比之周勃、王陵矣。」後收葬五宗之無後者三〇餘柩，送終之禮莫不備具。所賜賞分遺親戚。事兄嫂如父母焉。臨終，歎曰：「吾聞禮：男子不死婦人之手。」於是命屏婦人。言畢而卒。家無餘財，無珠玉以為含。親戚孤遺，為大亮鞠養而服之如父者五〇人。天下歎伏之。高祖以唐公舉義於太原，李靖與衛文升為隋守長安，乃收皇族害之。及關中平，誅文升等，次及靖。靖言曰：「公定關中，唯復私仇；若為天下，未得殺靖。」乃赦之。及為岐州刺史，人或希旨，告其謀反。高祖命一御史按之，謂之曰：「李靖反，且實便可處分。」御史知其誣罔，與告事者行數驛，佯失告狀，驚懼，鞭撻行典，乃祈求於告事者曰：「李靖反狀分明，親奉進旨，今失告狀，幸救其命，更請狀。」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，驗與本狀不同。即日還以聞。高祖大驚，御史具奏，靖不坐。御史失名氏，惜哉！

封德彝，在隋見重於楊素。素乃以從妹妻之。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宮，引德彝為土工監。宮成，文帝大怒，曰：「楊素竭百姓之力，雕飾離宮，為吾結怨於天下。」素惶恐，慮得罪。德彝曰：「公勿憂，待皇后至，必有恩賞。」明日，果召素，良久方入對。獨皇后勞之曰：「大用意，知吾夫妻年老，撫以娛心，盛飾此宮室，豈非孝順。」賞資甚厚。素退問德彝曰：「卿何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至尊性儉，雖見而怒，然雅聽後言。婦人唯麗是好，後心既悅，聖慮必移。所以知耳。」素歎曰：「揣摩之才，非吾所及也。」素時助略在位，下唯激賞德彝，無其牒曰：「封郎後時，必據吾座。」後素南征，泊海曲。素夜召之，德彝落海，人救而免，乃易衣見素。深加嗟賞，亟薦用焉。

薛收，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，聰明博學。秦府初開，為記室參軍。未幾卒，太宗深追悼之，後謂房玄齡曰：「薛收不幸短命，若在，以中書令處之。」

魏徵、王珪、韋挺俱事隱太子，時或稱東宮有異圖，高祖不欲彰其事，將黜免宮寮以解之。流挺、珪於雋州，徵但免官。而徵言於裴寂、封德彝曰：「徵與韋挺、王珪，並承東宮恩遇，俱以被責退。今挺、珪得罪，而徵獨留，何也？」寂等曰：「此由在上，寂等不知。」徵曰：「古人云，成王欲殺召公，周公豈得不知？」無何，挺等徵還。

馬周，少落拓不為州里所敬，補州助教，頗不親事。刺史達奚恕杖之，乃拂衣去曹州，為濬儀令崔賢育所辱，遂感激，西之長安，止於將軍常何家。貞觀初，太宗命文武百官陳時政利害，何以武吏不涉學，乃委周草狀。周備陳損益四〇餘條，何見之，驚曰：「條目何多也不敢以聞。」周曰：「將軍蒙國厚恩，親承聖旨，所陳利害，已形翰墨，業不可止也。將軍即不聞，其可得耶！」何遂以聞。太宗大駭，召問何，遽召周，與語甚奇之。直門下省，寵冠卿相，累遷中書令。周所陳事：六街設鼓以代傳呼，飛驛以達警急，納居人稅及宿衛大小交，即其條也。太宗有事遼海，詔周輔皇太子，留定州監國。及凱旋，高宗遣所留貴嬪承恩寵者，逐於行在。太宗喜悅問高宗，高宗曰：「馬周教臣耳。」太宗笑曰：「山東輒窺我。」錫資甚厚。及薨，太宗為之慟，每思之甚，將假道術以求見，其恩遇如此。初，周以布衣直門下省，太宗就命監察裡行，俄拜監察御史。「裡行」之名，自周始也。

岑文本，初仕蕭詧，江陵平，授秘書郎，直中書校省。李靖驍稱其才，擢拜中書舍人，漸蒙恩遇。時顏師古諳練故事，長於文誥。時無逮，冀復用之。太宗曰：「我自舉一人，公勿復也。」乃以文本為中書侍郎，專與樞密。及遷中書令，歸家有憂色。其母怪而問之，文本對曰：「非助非舊，濫登寵榮，位高責重，古人所戒，所以憂耳！」有來賀者，輒曰：「今日也，受弔不受賀。」遼東之役，凡所支度，一以委之，神用頓竭。太宗憂之曰：「文本與我同行，恐不與我同反。」俄病卒矣。

太宗嘗問侍臣曰：「朕子弟孰賢？」魏徵對曰：「臣愚，不能盡知，唯霍王元軌數與臣言，臣未嘗不自失。」太宗曰：「卿以為前代誰比？」徵曰：「經學文雅，亦漢之宣、平；至如孝行，古之曾、閔也。」由是寵遇彌厚，令聘徵女為妃。

元軌，高祖子也，高祖崩，毀瘠過禮，恒衣布衣，示有終身之戚。嘗使國令徵賦，令曰：「請依諸王國賦貿易取利。」元軌曰：「汝為國令，當正吾失，反說吾以利也。」令慚而退。則天時，越王貞舉兵。元軌隨例配流，行至陳倉，死於檻中，天下冤痛之。

岑文本，太宗顧問曰：「梁陳名臣，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引進否？」文本對曰：「頃日隋師入陳，百司奔散，莫有留者，唯袁憲獨坐在後主之傍。王充將受禪，群寮勸進，憲子承家托疾，獨不署名。此之父子，足稱忠烈。承家弟承序，清貞雅操，實繼兄風。」乃由是召拜晉王友記。高宗更贈金紫光祿大夫，吏部尚書。

隨弘智，事父以孝聞，學通《三禮》、《漢》、《史》。武德中為詹事府主簿，與諸司同修六代史。又同令狐德棻、袁朗等修《藝文類聚》。事兄弘安，同於事父，凡所動止，咨而後行。累遷黃門侍郎。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《孝經》，召宰臣以下聽之。弘智演暢微言，略陳五孝，諸儒難問相繼，酬應如響。高宗怡然曰：「朕願耽墳籍，至於《孝經》，偏所留意。然孝之為德，弘益實深。故云：『德教加於百姓，刑於四海。』是知《孝經》之益為大也。」顧謂弘智曰：「宜略陳此經切要者，以輔不逮。」弘智對曰：「昔者，天子有爭臣七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天下。微臣願以此言奉獻。」高宗大悅，賜彩二百疋，遷國子祭酒。文集二〇卷行於代。

季遜為貝州刺史，甘露遍於庭中樹。其邑人曰：「美政所致，請以聞。」遜謙退，寢其事。曆官〇七政，俸祿先兄弟嫂姪，謂其子曰：「吾厚爾曹以衣食，不如厚之以仁義，勿辭散也。」天下莫不嗟尚。

姚崇初不悅學，年逾弱冠，常過所親，見《修文殿御覽》，閱之，喜，遂耽玩墳史，以文華著名。歷牧常、揚，吏並建碑紀德。再兼衡軸，天下欽其公直。外甥任奕、任異，少孤，養在崇家，乃與之立家產，謂之曰：「汝，吾無間然矣，惜殊宗而代疏矣。」命與其子同名，冀無別也。時人多之。

張楚金，年〇七，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。所可以兄弟不可兩收，將罷越石。楚金辭曰：「以順則越石長，以才則楚金不如，請某退。」時李績為州牧，歎曰：「貢才本求才行，相推如此，可雙舉也。」令兩人同赴上京，俱擢弟，遷刑部尚書。後為周興構陷，將刑，仰天歎曰：「皇天后土，豈不察忠臣乎奈何以無辜獲罪！」因泣下。市人為之歔歔，須臾陰雲四塞，若有所感。旋降赦免刑，宣未訖，天開朗，慶雲紛鬱。時人感其忠正孝悌之報。

狄仁傑為兒童時，門人被害者，縣吏就詰之。眾咸移對，仁傑堅坐讀書。吏責之，仁傑曰：「黃卷之中，聖賢備在，猶未對接，何暇偶俗人而見耶！」以資授汴州判佐，工部尚書閻立本黜陟河南，仁傑為吏人誣告，立本驚謝曰：「仲尼云：『觀過，斯知仁矣。』足下可謂海曲明珠，東南遺寶。」特薦為並州法曹。其親在河陽別業，仁傑赴任，於並州登太行，南望白雲孤飛，謂左右曰：「吾親所居，近此雲下。」悲泣佇立，久之，候雲移乃行。

高智周與郝處俊、來濟、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家。仲覽，宣城人，而家於京都，破產以奉四子。嘗因夜臥，各言其志。處俊曰：「願乘樞軸一日足矣。」智周及濟願亦然。處約於被中遽起曰：「大丈夫樞軸不可冀，願為通事舍人，殿庭周旋吐納足矣。」仲覽嘗引相者觀濟等，相者曰：「四人皆貴極人臣，而石不及見矣。然來早貴，所惜末途屯躓。高達而最壽者。夫速登者易顛，徐進者少患，天之道也。」顧謂仲覽曰：「公因四人而達。」後各從宦州縣。及濟領吏部，處約以瀛州判佐參選。引注之次，濟遽索筆曰：「如志！如志！」注通事舍人。注畢，下階敘平生，亦一時之美。智周後為費令，與佐官均分俸祿，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。

仲覽，貞觀末授兵部郎中，遂卒。而濟等乃貴。咸如相所言。

魏元忠為二張所構，左授高嬰尉。王峻密狀以申明之。宋璟時為鳳閣舍人，謂峻曰：「魏公且全已爾，今子冒其威嚴而理之，坐見子狼狽也。」峻曰：「魏公忠而獲罪，峻為義所激，必顛沛無恨。」璟歎曰：「環不能申魏公之枉，深負朝廷矣。」

裴景升為尉氏尉，以無異效，不居最課。考滿，刺史皇甫亮曰：「裴尉苦節若是，豈可使無上考，選司何以甄錄也俗號考終為『送路考』，省校無一成者。然敢竭愚思，仰申清德，當冀中也。」為之詞曰：「考秩已終，言歸有日。千里無代步之馬，三月乏聚糧之資。食唯半菽，室如懸磬。苦心清節，從此可知。不旌此人，無以激動。」時人咸稱亮之推賢。景升之考，省知左最，官至青刺。

李福業為侍御史，與桓、敬等匡復皇室。及桓、敬敗，福業放於番禺，匿志州參軍敬元禮家。吏搜獲之，與元禮俱死。福業將就刑，謝元禮曰：「子有老親，為福業所累，愧其深矣。」元禮曰：「明公窮而歸我，我得已乎？今貽親以非疾之憂，深所痛切。」見者傷之。

尹思貞為青州刺史，勉百姓農桑，蠶有四登者。巡察使路敬潛屈於境，部人以原蠶繭書旌。敬潛歎曰：「非善政所致，孰能至此！」遂以聞。璽書旌賞。或問思貞曰：「公敏行者，往與李承嘉忿競，何幾若斯？」思貞曰：「不能言者，時或有言。承嘉恃權相侮，僕義不受，然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。」

張柬之，進士擢第，為清源丞，年且七十餘。永昌初，勉復應制策。試畢，有傳柬之考入下課者，柬之歎曰：「余之命也。」乃委歸襄陽。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，自下第升甲科，為天下第一，擢第，拜監察，累遷荊州長史。長安中，則天問狄仁傑曰：「朕要一好漢使，有乎？」仁傑對曰：「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，則今之宰臣李嶠、蘇味道，亦足為之使矣。豈非文士齷齪，思大才用之，以成天下之務者乎？」則天悅曰：「此朕心也。」仁傑曰：「荊州長史張柬之，其人雖老，真宰相材也。且久不遇，若用之，必盡於國家。」則天乃召以為洛州司馬。他日，又求賢。仁傑曰：「臣前言張柬之，尚未用也。」則天曰：「已遷之矣。」仁傑曰：「臣薦之，請為相也，今為洛州司馬，非用之也。」乃遷秋官侍郎。及姚崇將赴靈武，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，姚崇曰：「張柬之沉厚有謀，能斷大事，且其人年老，陛下急用之。」登時召見，以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，年已八十矣。與桓彥範、敬暉、袁恕己、崔玄暉等，誅討二張，興復社稷，忠冠千古，功格皇天云。

張沛為同州刺史，任正名為錄事參軍，劉幽求為朝邑尉。沛奴下諸寮，獨呼二人為劉大、任大，若平常交。玄宗誅韋庶人，沛兄涉為殿中監，伏法，並及沛。沛將出就刑，正名時在假內，聞之遽出，止沛曰：「朝廷初有大艱，同州京之左輔，奈何單使一兄，便害州將，請以死守之。」於是覆奏，而理沛於獄，曰：「正名若死，使君可憂，不然無慮也。」時幽求方立元勳，居中用事，遂免沛於難。

劉幽求既翊戴睿宗，後為中書令崔湜所構，放於番禺。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貞殺之。時王峻為桂州都督，知利貞希時宰意，留幽求於桂州。利貞屢移牒索之，峻終不遣。湜又切逼峻遣幽求，峻報曰：「劉幽求有社稷大功，窮投於荒裔，無當死之罪，奈何坐觀夷滅耶！」幽求懼不全，謂峻曰：「吾忤大臣而見保，恐勢不可全，徒仰累耳。」峻曰：「足下所犯，非辜明也。峻如獲罪，放於滄海，亦無所恨。」竟不遣，俄而湜誅，幽求復登用也。

韓琬，少負才華，長安中，為高郵主簿，使於都場，以州縣徒勞，率然題壁曰：「筋力盡於高郵，容色衰於主簿，豈言之之缺，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，自亳州司戶應制，集於京，吏部員外薛欽緒考琬，策入高等，謂琬曰：『今日非朋友之過歟』昔嘗與魏知古、崔璩、盧藏用聽《涅槃經》於大雲寺，會食，之舊舍，偶見題壁。諸公曰：『此高郵主簿歎後時耶？』顧問主人，方知足下，即末有含蓄意，祈以相汲，今日方申。」琬謝之曰：「士感知己，豈期年之外，見君子之深心乎？」

張嘉貞落魄有大志，亦不自異，亦不下人。自平鄉尉免歸鄉里，布衣環堵之中，蕭然自得。時人莫之知也。張循憲以御史出，還次蒲州驛。循憲方復命，使務有不決者，意頗病之，問驛吏曰：「此有好客乎？」驛吏白以嘉貞，循憲召與相見，咨以其事積時疑滯者，嘉貞隨機應之，莫不豁然。及命表，又出意外。他日，則天以問循憲，具以實對，因請以己官讓之。則天曰：「卿能舉賢，美矣。朕豈可無一官自進賢耶！」乃召見內殿，隔簾與語。嘉貞儀貌甚偉，神采俊傑，則天甚異之。因奏曰：「臣生於草萊，目不睹闕廷之事。陛下過聽，引至天庭，此萬代之一遇。然咫尺之間，若披雲霧，臣恐君臣之道，有所未盡。」則天曰：「善。」遽命捲簾。翌日，拜監察御史。開元初，拜中書舍人，遷並州長史、天平軍節度使。有告其反者，鞠之無狀。玄宗將罪告事者，嘉貞諫曰：「准法：告事不實，雖有反坐，此則不然。天下無虞，重兵利器，皆委邊將。若告事者一不當，隨而罪之，臣恐握兵者生心，為他日之患。且臣備陛下腹心，不宜為臣以絕言事之路。」玄宗大悅，許以衡軸處之。嘉貞因曰：「臣聞時難得而易失，及其過也，雖賢聖不能為時。昔馬周起徒步謁聖主，血氣方盛。太宗用之盡其才，才五口而終。向用稍晚，則無及已。今臣幸少壯，陛下不以臣不肖，雅宜及時用之。他日衰老，何能為也！」玄宗曰：「卿第往太原，行當召卿。」卒用之為相。在職尚簡易，善疏決，論者稱之。

姜皎薦源乾曜，玄宗見之，驟拜為相，謂左右曰：「此人儀形莊肅，似蕭至忠，朕故用之。」左右對曰：「至忠以犯逆死，陛下何故比之？」玄宗曰：「我為社稷計，所以誅之。然其人信美才也。」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，俄而雪下，人或止之。至忠曰：「焉有與人期，畏雪不去？」遂命駕逕往，立於雪中，深尺餘，期者方至。及登廊廟，居亂後邪臣之間，不失其正。出為晉州刺史，甚有異績。晚徒失職，為太平公主所引，與之圖事，以及於禍害。

玄宗謂宰臣曰：「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？」對曰：「任賢用能，非臣等所及。」上曰：「蘇頌可除中書侍郎，仍令移入政事院，便供政事食。」明日，加知制誥。有政事食，自頌始也。及入謝，固辭。上曰：「朕常欲用卿，每有一好官缺，即望諸宰臣論及，此皆卿之故人，遂無薦者，朕嘗為卿歎息。中書侍郎，朕極重惜。自陸象先改後，朕每思無出卿者。」俄而，弟誦為給事中，頌上表陳讓。上曰：「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者乎？」頌曰：「晉大夫祈奚是也。」上曰：「若然，朕自用蘇誦，何得屢言近日即父子猶同中書，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。」他日，謂頌曰：「前朝有李嶠、蘇味道，時謂之蘇李。朕今有卿及李乂，亦不謝之。卿所制文誥，朕自識之。自今已後，進書皆須別錄一本，云臣某撰，朕便留篋中也。」至今為故事。